

北京石勝古跡叢書

戒台寺



戒台寺

杨宝生 编著
赵 星



目 录

引言

一、千年古刹,九次兴衰..... (3)

(一)唐代,戒台寺的草创时期 (3)

(二)从辽代到元末,戒台寺有三百年
的中兴..... (4)

(三)明代,戒台寺四次兴衰 (7)

(四)清代,康熙、乾隆、恭亲王奕訢是戒台寺的
三位护持者 (10)

(五)解放前夕,戒台寺惨遭洗劫..... (12)

(六)解放后的戒台寺 (12)

二、戒台寺寺容浏览..... (14)

山门殿·幽冥钟和地藏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
·牡丹院·辽塔·戒台寺的院外景致。

三、戒坛..... (24)

(一)戒坛山门与焚炉 (24)

(二)戒坛大殿的建筑艺术 (26)

(三)戒台 (28)

(四)戒台“授戒”的情况 (29)

(五)戒坛院前的经幢 (32)

四、戒台寺古松..... (33)

卧龙松·自在松·活动松·九龙松·抱塔松

五、历代咏戒台寺诗词集萃..... (39)

引 言

在去潭柘寺游览的中途，人们在乘车绕上曲折的“十八盘”山路后，会在左侧车窗外见到一座金瓦朱墙的古庙，但见飞檐崇脊掩映于青松翠柏之间，巨大的鎏金宝顶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那就是名扬千里的西山古刹——戒台寺。

戒台寺，又称戒坛寺，坐落于太行山支脉的马鞍山山腰。这里距北京城三十五公里，距北边山坳里的潭柘寺约十一公里。这座寺院以拥有全国最大的佛寺戒坛而盛名久负。北京戒台寺的戒坛、福建泉州开元寺戒坛和浙江杭州台庆寺戒坛，历来被人们称为“中国三大戒坛”。而北京戒台寺的戒坛其规模又居三座戒坛之首，故古来又被佛徒们赞誉为“天下第一坛”。

我们从平面图上看，戒台寺的主要寺院殿堂建筑是坐西朝东的（略偏北），其中轴线直指位于寺院七十多里外的北京城。这也是戒台寺建筑格局的独特之处。再细分析一下，又可发现整个建筑群中大体有南、北两条轴线。我们现在称南边建筑群中的轴线为中轴线，称北部建筑物中的轴线为北轴线。从图上看，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有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已拆除）和观音殿等，北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长方形的戒坛院，其中有山门、戒坛殿、大悲殿及两厢五百罗汉堂等。

形成两条建筑轴线的原由，从寺史上分析，大约因为北轴

线建筑创建较早,为唐、辽、金代寺院的主要佛殿集中地;而南边轴线上的建筑多为明、清扩建寺庙时修建的,年代较近。按北轴线上建筑群前的辽塔、元经幢及山门等结构分析,早期戒台寺的主体殿堂应在那里。

现在,我们根据戒台寺中碑、幢铭文印载,加上所能查阅到的史籍材料,对戒台寺的情况向读者做一些介绍。这个介绍在大体分为五个部分:一、戒台寺的历史变迁;二、寺院建筑群浏览;三、闻名中外的“戒坛”;四、戒台寺的几株古松;五、誉咏戒台寺的诗词。

一、千年古刹，九次兴衰

戒台寺，从公元六二二年，即唐武德五年由智周和尚辟山始建寺院起，到一九八二年最近一次全面整修寺庙，这座古刹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政治变迁，形成了多次兴废的局面，有时竟败落得只剩下一堆颓垣残壁。正因为如此，它没能象潭柘古寺那样留下一本大体属实的《寺志》来记述它的历史，这就使现在要撰写它的寺史困难增多。为了游人对戒台寺的历史变迁有个略为全面的了解，我们一方面研究了戒台寺中现存的所有碑铭，一方面尽可能查阅了有关的史籍，试着为戒台寺修一部简史。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史学界、佛学界人士多加指正。

（一）唐代，戒台寺的草创时期

唐代，是我国佛教广泛传播并大力发展的时期。随着佛经的翻译，佛教内不同宗派的创立，以国都长安为中心，佛教势力不断向全国各地扩展。当时的北京地区，称为幽州，为北方的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早在唐以前的隋代，佛教就在幽州地区立住脚跟，北京西南房山县的石经山云居寺，就是隋代僧人静琬法师创建的。到了唐代，幽州城内的悯忠寺（即今天的法源寺），幽州城北的弘业寺（即今天西便门外的天宁寺），西山山麓的兜率寺（即卧佛寺）等，相继肇建，使得佛教在北京地区进一步传播。

唐代初年高祖李渊武德年间，有位名叫智周的僧人，选中

了马鞍山下一处松柏繁茂的山洼，带领身边僧众创建了一所寺院，当时名称为“慧聚寺”。这座寺院就是戒台寺的前身。

戒台寺内天王殿前明嘉靖三十五年立的《重修万寿禅寺戒坛记》碑文中的记载的“马鞍山有万寿禅寺者，旧名慧聚，盖唐武德五年建也。时有智周禅师隐居于此，以戒行称”，讲的就是寺院始建时的情况。

但是，初唐时创建的慧聚寺，到了中唐和晚唐时期，史料上绝少有记载。按当时西山一带的佛寺发展情况分析，可能这座寺院香火不盛，逐渐衰落了。

（二）从辽代到元末，戒台寺有三百年的中兴

公元九三八年，后晋君主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北方新崛起的辽国，从此，幽州地区就隶属辽的管辖之下了。辽的统治者对佛教还是很推崇的，他们支持佛教的传播，因此幽州地区的佛寺到了辽代大都有了发展。

公元十一世纪，辽道宗咸雍年间，有位名叫法均的僧人决心整修已经倾废的慧聚寺，创建“戒坛”，为彰扬佛义干一番事业。他带领一些颇为能干的僧人，广募资财，大兴土木，经过一年多的施工，肇建了戒坛，基本上开拓出现今戒台寺的建筑格局。辽道宗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四月戒台寺的新戒坛建成，法均和尚“开坛演戒”，一时成为幽州地区颇为轰动的佛教盛事。

法均和尚创建戒坛后，戒台寺一时名声大振，远远近近的僧众百姓，纷纷来这里“求戒”敬佛。人们哄传，不管任何人，只要到戒到寺“求戒”后，就可将以前自己身上的“罪过”灭除，死后也可以去西方的“极乐世界”。甚至有人传说，到戒台寺听法

均和尚“演戒”后，聋子能听到声音，哑巴能开口歌唱，手足拘挛的人也会变得“伸屈自如”。一时间，马鞍山下的“万寿戒坛”成了成千上万佛教徒向往的地方。据寺中的碑文记载，当时来戒台寺请求“授戒”或求佛进香的人，“磨肩接踵”，“官莫能止”。甚至有“异国父老”冒着越境被杀的危险，也要来戒台寺受戒。与辽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北宋，也有不少人不远千里到戒台寺“求戒”，据说涿州地区的州官和老百姓，还在大道边设了驿站，施舍饭食，以接济从北宋远来戒台寺的佛教徒。

在这种情况下，戒台寺的“坛主”法均和尚自然也就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他被僧众面姓尊为“普贤大师”。他“登坛演戒”之时，听众人山人海；他出寺巡行时，人们夹道欢迎，连集市上的商人都停止了叫卖。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他被辽道宗召进朝廷，授予“崇禄大夫守司空”的官职，赐给他一轮“戒净天心月”（饰物），还为他写了一行赞诗：“宸什下贲潜德云，行高峰顶松千尺”。辽道宗恭听了法均和尚的讲道，又将自己亲手书写的“大乘三聚戒本”授给了高僧法均。

法均和尚圆寂于辽大康元年（公元1075年）三月四日。朝廷和广大僧众为法均立了两座灵塔，一座埋葬他的肉身，一座珍藏他的衣钵，墓塔前，立有一块辽大安七年石碑，上面记有法均的生平。在戒坛大殿前的山门殿，辽代时曾为法均立了“影堂”，供奉他的图像让后代僧人百姓瞻仰。影堂前立建了两座“尊胜陀罗尼”石幢；石幢，石幢上刻着佛经咒等。

法均逝后，由裕窥和尚接替了他的宗教职位，任法均“开坛”后的戒台寺第二代住持坛主。法均还将辽道宗赐予他的御制“大乘三聚戒本”传给了裕窥，后裕窥又传给了第三代任持僧悟敏和尚。

戒台寺的香火依然鼎盛，但辽朝统治者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在悟敏任戒台寺住持时，辽代的统治已进入晚期。辽天庆九年（公元1119年），辽天祚帝召见戒坛坛主悟敏和尚，赐给他“紫服”一身，并赐号“传戒”，想凭借佛教势力来延长自己的统治。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公元一二二五年，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占领了燕京，在幽州地区二百年占统治地位的辽宣布灭亡。

虽然改朝换代了，但戒台寺香火依然如故。悟敏仍是戒台寺住持。金代的统治者也是崇信佛教的，据潭柘寺的《寺志》记载，金熙宗、金章宗都曾去过潭柘寺进香。虽然戒台寺因没有“寺志”，未有金代皇帝到寺院来的记载，但我们设想，两位皇帝去潭柘寺的中途，到香火颇盛的“万寿戒坛”看看，以示对佛的敬意，倒是完全可能的。

悟敏逝后，由悟珠接任戒台寺第四代住持。

金代，史籍中有关戒台寺宗教活动的记载不多。现在寺中只存留有一块金天德四年（公元1152年）立建的《传戒天师遗行碑》，记述的是辽末金初戒台寺两代住持的宗教活动。从碑文上的记载看，戒台寺从辽代咸雍年间的颠峰时期到金代，其佛事活动一直是繁盛的，并没有衰败。

戒台寺元代的宗教活动，现有的文字史料也记载很少。现在寺内戒坛山门旁，有一座元代至正二年“住持山主成璞等建”的幢塔，其上刻的文字是记述“大都鞍山慧聚禅寺月泉新公长老”的事迹。幢塔铭文说，月泉和尚从元代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至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任戒台寺住持，他扩建寺院，绿化寺外荒山，又开坛演戒，因之使戒台寺的香火更盛了。这座石幢立建的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已属元代末期。从幢

塔铭文分析，我们可以说元代的戒台寺依然延续着正常的宗教活动。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由于农民对佛教寺院僧人们的愤恨，一时不少寺庙被烧毁了。据记载，西山中的潭柘寺、戒台寺也在战火中付之一炬。

（三）明代，戒台寺四次兴衰

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十几个皇帝中许多人崇信佛教，皇后及皇族中信佛的就更多了。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起，北京地区的佛寺也就因朝廷的重视而兴盛起来，一时形成“梵刹琳宇，吻脊相望”的局面。明永乐皇帝铸大钟的事，就是朝廷推崇佛教的突出例证。

明宣宗宣德年间，朝廷内颇有权势的大太监王振和他的友好阮简、陈卫平、窦斐发等，偶然到马鞍山游玩。王振见旧寺院已颓败，殿堂坍塌，僧舍倾圮，虽然古松参天，草木繁茂，但殿舍需大力整修了。于是几个人商定，回朝廷后奏本宣宗皇帝，请求拨金重修戒台寺。宣宗朱瞻基于宣德九年准了王振等人的奏本，于是，从公元1434年开始，戒台寺历时七年的大规模重建工程上马了。这次重修寺院，比辽代咸雍年间那次施工耗资更巨，也更隆重。

主持明代从宣德到正统年间戒台寺重建工程的，是著名僧人知幻和尚。据《新续高僧传》记述，知幻和尚本姓刘，名道孚，是一位在佛徒中颇有威望的僧人。明宣宗继位初年，他就被“召至京师”，宣宗曾赐给他“西服茜衣”一身。后来他到我国南方各著名寺院云游。戒台寺修建工程开始后，他被委以重任，主持这座西山名寺的施工。

明初戒台寺工程，主要是在寺院建筑格局上开辟了南轴线(也就是现在的中轴线)殿堂建筑群。经过七年施工，“作正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作四天王殿，左作伽蓝殿，右作祖师殿。东西有庑，外作演论之堂，居僧之舍。斋仓库稟摩不具备。外建三门，环以周垣，岿焉。宝坊(即千佛阁)加于旧观”。^①

因知幻和尚主持戒台寺重建工程成效显著，他曾于正统初年被继宣宗后登帝位的英宗朱祁镇召进宫廷，授予“僧录司左讲经”的官职。英宗见他“仪表雄特，顶题隆起”，惊奇地称他为“凤头”。知幻听后忙说：“亦鹅头耳。敢附凤耶？”所以，后来僧人又称知幻为“鹅头禅师”。

中轴线工程竣工后，知幻和尚又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至正统八年，主持重建了寺内的戒坛大殿和戒台，形成了今天的寺院布局。正统十三年，又重修了辽代名僧法均和尚的灵塔。

戒坛工程完成后，知幻和尚被推为明代第一传戒坛主。他主持了许多年的寺院宗教活动，逝于明景泰七年。他的墓塔建在现寺外东南隅的山坡上，为高大的九层砖体实塔。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戒台寺的寺院建筑又有所损坏，香火也日趋衰微。直到宪宗成化年间，寺院才得到修整。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至成化十四年，才由朝廷出资，对寺庙进行修葺，主要是翻修戒坛大殿屋顶。现在游人见到的戒坛殿上那金光闪闪的宝顶(或称宝瓶)，就是这次修寺时铸造、安置的。

^① 见寺内明正统七年立《赐万寿禅寺碑记》。

明成化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宪宗朱见深还亲自降下“敕谕”，以朝廷的权势护持戒台寺的居寺僧人和寺庙建筑。这“敕谕”镌刻在一座巨型石碑上，现在这个石碑立在戒台寺内钟楼西侧，有兴趣者不妨看一看。

宪宗皇帝的敕谕，主要是划定了戒台寺的管辖地界，明文制止在寺内外砍伐古树，任意放牧，甚至“私开煤窑，挖通坛下”等现象。他还给戒台寺的住持僧德令封了官，任他为“僧录司右觉义”，还声言“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谩欺凌”。戒台寺僧人借助皇帝的政权威力为自己撑腰，一方面说明他们与朝廷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在附近百姓中威望降低，寺风日下，到了靠当权者说话才得以维持局面的衰败境地了。不过，这个“敕谕”还是真起了些作用的，在宪宗后的数百年里，戒台寺的山林寺院大体保存完整，应该说宪宗皇帝这个“文件”还对保护古建筑起了作用呢。

从明宪宗成化年间起，又过了近一百年，到明世宗嘉靖中期，已渐破败的戒台寺又得到重建。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至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由御马太监捐助资银，戒台古寺历经了七年的重建施工。这次工程主要是重建了大雄宝殿、天王殿、金刚伽蓝祖师殿、钟鼓二楼等殿堂，还增建了真武殿，打井修斋，配齐了寺院的辅助设施。明晚期的万历年间，因神宗皇帝及后妃大都崇信佛教，所以戒台寺也不断由朝廷出钱维修翻建。现在寺门外的石碑楼及寺内的铜、铁焚炉等，就是万历年间修寺时遗存下来的。

在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时期内，戒台寺经过正统、成化、嘉靖、万历四个时期的荒废到振兴，到了明末总算具备了今天宏大规模。明朝廷当权者对戒台寺更是别加青睐：英宗皇

帝曾亲自为戒台寺题名“万寿禅寺”；宪宗皇帝颁发了保护寺院的“敕谕”；皇室多次拨巨额库银重修寺院；特别是自知幻和尚起的戒台寺历代住持，又大都是经朝廷选定的，并委以“僧录司”的官职，以提高他们在政界、宗教界的地位。所以说，戒台寺在明代得以发展完善，朝廷皇室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四)清代，康熙、乾隆、恭亲王奕訢是 戒台寺的三位护持者

康熙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繁重的政务之余，常到宁静的寺院留住休憩，因此对西山的潭柘寺、戒台寺等著名寺院颇为关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康熙皇帝到西山一带巡视，留住戒台寺，为寺院撰写了碑文，文中赞扬了古寺幽美的环境，宏伟的建筑，悠久的历史，也象明宪宗一样明令禁止黎民百姓在寺院周围采石挖煤。他还为大雄宝殿书写了“般若无照”的横匾，为殿内书写了楹联：“禅心似镜留明月；松韵如篁振舞风”。此外，他还为戒坛大殿撰写了“清戒”二字横匾。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戒台寺由一位法名紫喆，号憨默的僧人任住持，他“重整倾颓，剪除荒秽”，募资对寺院殿堂进行修葺，使得戒台寺的宗教活动又兴盛起来。据现在戒坛大殿前的《敕建马鞍山万寿大戒坛坛主平阳第四世赐紫喆公行实碑》记述，当时寺院“佛号经声，六时无间。过者争停车马，扞衣蹑履，上山瞻礼”，当时寺内有僧徒近四百人，可见香火之盛了。

据史籍记载，乾隆皇帝弘历曾四次到戒台寺游玩留住。第一次是在乾隆十八年，弘历在戒台寺居住时还写了一首五言

律诗，原诗附后。公元1764年和1779年，乾隆皇帝又两次来戒台寺，为“活动松”题了两首四言绝句。公元1783年，七十三岁的乾隆皇帝又一次到戒台寺牡丹院休憩，又为活动松写下了第三首四言绝句。他为寺内大雄宝殿、千佛阁、戒坛大殿等建筑题写了匾额或楹联。

晚清时，戒台寺内曾长期留住过一位朝廷要人，那就是恭亲王奕訢。奕訢是咸丰皇帝奕詝的异母兄弟。在咸丰逝后，他曾协助慈禧太后以阴谋手段夺得朝政大权。鸦片战争以后，慈禧太后以奕訢在对洋人签订和约上“处理不善”为理由，革掉了奕訢的议政王兼军机大臣的要职，把他排斥在朝政之外。奕訢为躲避西太后的进一步政治迫害，也为了排遣胸中郁闷，在风景优美的戒台寺内留居了十余年，每日读书吟诗，有时也随僧人“坐禅悟道”。奕訢在寺内出资将罗汉堂、千佛阁和牡丹院修复，又在千佛阁的后方建了书房三间。他将整修后的牡丹院题额为“慧聚堂”，多年住在那里。恭亲王奕訢留居戒台寺达十几年，对保护、维修寺院起了重要作用。

据《帝京景物略》、《宛署杂记》等古籍记述，自明代开始，每年自四月初八“佛诞日”起，到四月十五，戒台寺都要举行颇为热闹的庙会。当时，寺内举行“浴佛法会”，焚香诵经，僧人们“以名香浸水”，在大雄宝殿内“浴沐太子（即幼时的释迦牟尼）像”，寺外则是“天下游僧毕会，商贾辐辏”，芦棚满山，“冠盖相望，绮丽夺目”，一时出现非常热闹的景象。这就是北京市民“耍戒坛秋坡”的春游活动，数百年来渐成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自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北京地区一些富有的佛教徒，相继创立“三元大悲圣会”、“广善米会”、“如意子孙圣会”等组织，

不断地将房产、资银等捐给戒台寺僧人。有这些信男善女的大力资助，清代中期以后戒台寺僧众云集，财力雄厚，香火鼎盛，为寺院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五)解放前夕，戒台寺惨遭洗劫

民国初年戒台寺保持得还比较完好。此后由于军阀混战，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寺院不免也要受些影响了。在枪炮战火中，戒台寺的僧人纷纷走散，许多珍贵文物也渐渐丢失。抗战以后的解放前夕，戒台寺几次遭到土匪抢劫，不用说，寺中值钱的和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大都被这些强人掳去了。据说戒台上的十把明代的沉香木漆金雕花木椅就是那时遗失的，戒坛殿两次间前排的金柱间原有两根用黄缎子包裹的，直径一尺、长一丈的上等沉香木也被抢走变卖了。解放前，寺内几乎成了空庙，僧人所剩无几，殿堂成了断壁残垣，院内杂草丛生，凄惨景象令人目不忍睹。

(六)解放后的戒台寺

解放后，戒台寺曾被某学院占用，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也给戒台寺带来了新的创伤，一部分泥塑被拉倒，将殿堂房屋改成了教室和校舍，大雄宝殿曾改为礼堂，将佛台改砌成了讲台。当时陈毅副总理发现后，勒令该学院迁出，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交予北京市园林局接管，开辟成为游览场所。一九五七年戒台寺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朱德委员长到戒台寺游览，并作了非常具体的指示

“大雄宝殿后檐坍塌部分及半山上小观音洞几栋破殿，应

加修整，不要认为这不过是个古庙，而不感兴趣，要好好经管，这地方是有发展的。戒台寺游人多，应增加一些简单饭菜，要掌握少赚不赔的原则。游人遇雨回不去，应整理出一些房子象小旅馆似的，供游人临时住用”。这些话使戒台寺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好景不长。逢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给戒台寺以彻底的毁坏，寺内仅存的香炉、匾联、佛像等文物，砸毁的砸毁，烧火的烧火，金属制的文物当作“四旧”卖给废品公司。“落地保护”拆下来的千佛阁木料也被分光用尽，千佛阁内拆下来的一千余尊明代木质漆雕像，也未幸存。就连戒坛殿内攀不着的藻井，也用竹竿绑上铁勾将几十个精致的“小天阁”及上百尊小神像勾下来毁掉。致使戒台寺到处一派凄凉，残墙断壁，房屋漏雨坍塌，有的殿堂竟长出了四米多高的树木。

直到一九八〇年，为贯彻党中央对北京工作的“四点指示”，市政府拨款二百余万元，对戒台寺进行了全面整修。经过两年多的施工，翻修了主要殿堂，重塑了佛像，恢复、追回了部分文物，并打了机井，植树栽花，养护古松古柏，并开设了旅馆饭店等服务设施。历经劫难的千年古刹，可以说是“旧貌变新颜”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名播远近的戒台寺，正式对游客开放了。

二、戒台寺寺容浏览

游客们下了汽车，沿红山墙边的甬路向上攀登，不久即可来到戒台寺的南配门。仰首一望，门额匾上那“戒坛寺”三个金饰大字，告诉你已步入这座古刹的领地了。

· 山门殿 ·

山门殿是三间“庑殿”式木结构建筑。殿前有一对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精美石狮，造形生动，古朴传神，为明代工匠的石雕精品。大殿左前方立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康熙皇帝撰写的“戒台寺碑文”，它记述了戒台寺的历史和清初重修寺院的情况。此碑立建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

进了山门殿，仰头一望，那瞠目鼓须的“哼”、“哈”二将怒视着你，会使你心头不由悄悄产生些恐惧感。这两尊三米多高的塑像，面部表情生动，躯体雄壮威武，可称匠人们的泥塑佳作。

“哼哈二将”并非这两尊神将的正式名称。按佛经记载，他们本是守护佛法的两位天神，一个叫密执金刚，一个叫那罗延金刚。我国百姓把这两尊金刚改名为“哼哈二将”，起源于《封神演义》中的戏称。不过，以“哼”、“哈”来代替那不大好记的本名，倒是颇为贴切的。